

《万里绿色长城图》(局部)

展恢弘画卷 绘壮美诗篇

—《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中国画主题长卷作品展览述评

◎ 王鹏瑞



《万马奔腾图》(局部)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中国美协组织实施,汇聚众多全国著名画家之力,历时3年时间创作完成的《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巨幅中国画长卷于近日在内蒙古美术馆隆重展出。展览以巨幅中国画长卷的形式,以其恢宏的气势、壮观的景象,艺术地展现内蒙古新时代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万千气象和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为建设各族人民共有精神家园凝聚磅礴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文艺创作的助力作用。

《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两幅长卷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创团队由18位全国著名画家和内蒙古优秀画家组成。从2019年开始,他们纵横内蒙古数千公里,采风写生,搜集素材,经反复构思、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不断推敲修改,精心绘制,最终完成高两米、长20余米的两部巨幅长卷。

—《万里绿色长城图》—生态内蒙古的恢弘画卷

《万里绿色长城图》以“绿”为基调,立足内蒙古山川地理脉络,全面立体地展现内蒙古生态的多样性、包容性、协调性,以山脉为骨骼,以河流湖泊为血脉,以草原森林沙漠丘陵为皮肤。辅以地理人文景观,全景式地展现了内蒙古作为祖国北疆绿色屏障的壮丽景象。作品气势恢宏,如一首叙事长诗,把内蒙古从西到东的典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尽收眼底。画面依据春夏秋冬四季逐渐展开:开始是冬末初春的额济纳胡杨林,瑞雪正在消融,大地开始泛绿,中间的主体部分是春夏之际的亮丽北疆,最后以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冬天结束全卷。全卷对冬季和秋季处理的简洁概括,占比很小,而把大部分画面描绘为春夏之际,郁郁葱葱的绿色很好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其次,长卷把中国画山水传统与内蒙古地域风貌完美结合,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传统和突破创新的关系。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内蒙古的地域风貌不适合用山水画的

形式表现,长卷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可圈可点。长卷采用中国画小写意的方式完成,使画面既写实又生动,既再现又表现,创作团队还较多地借鉴了中国传统青绿山水与金碧山水的形式风格,与小写意的笔法有机结合,使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感。同时,采取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法,既重笔墨也重色彩,以散点透视为统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很好地处理了整体气势与具体描绘的关系。在绘制过程中充分调动中国画的表现方法,以线造型,辅以墨、色、墨与色结合得很好,特别是画面大面积使用了墨的灰色,墨色的高雅灰与青绿和金黄色的有机结合,使画面既绿意葱茏、生机勃勃,又高雅瑰丽、脱俗隽永,达到了较高的审美品位,也和国内已有的的一些浓墨重彩的长卷绘画拉开了距离,有突破,有创新,呈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三,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写实再现与意境营造的关系。众所周知,“造境”是中国山水画的追求和优势。由于“长卷”题材内容的特殊性,“再现”肯定是最第一位的,但创作团队在再现祖国北疆万千气象的同时,特别注意了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如长卷在表现河套平原、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和克什克腾草原等几个重要环节时,描绘了大量飞翔的天鹅、鸿雁等,其优美的身姿和阵列,翱翔在黄河与草原上空,既起到了衔接画面、调节节奏和韵律的目的,也传递了诗意、浪漫的抒情气息,为画面的意境营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长卷在恢弘壮美中又诗意盎然,抒情动人。在

表现呼和浩特段落时,作者把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推到了远景位置,而前景和近景,则描绘了大面积盛开的杏花和大青山的雄姿。这种艺术处理,既抓住了呼和浩特的特点(呼和浩特每年都有杏花节),又符合山水画的整体旨趣,可谓点睛之笔。

二《万马奔腾图》—蒙古马精神的视觉史诗

万马奔腾图以矫健奔驰的蒙古马为主体,以壮丽北疆的自然风光为背景,结合四季变化、寒暖阴晴、日夜晨昏等因素,生动地展现了万马奔腾的恢宏气象,讴歌了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首先,作品突出了一个“奔”字。蒙古马的奋进精神被表现得气势磅礴,酣畅淋漓。整个长卷如一条奔腾的大河,一泻千里,一往无前。同时,两岸的风光又被尽收眼底。长卷又如一部恢宏的交响乐,强劲的主题贯穿始终,在这个主题下,又有一些舒缓、华彩的段落。

作品的主线是一条万马奔腾的景观,辅以草原大漠、山峦丘陵、河流湖泊、蓝天白云、灌木芦苇等等,既展现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又跌宕起伏,富有节奏和韵律。在力与美、刚与柔、实与虚的和谐互动中使主题得到升华。

其次,为了避免简单直白,使长卷内容丰富耐看,创作团队给画面赋予了一定的叙事性和情节性——“故事”是逐步展开的,马群是从长卷的两端向中间逐渐奔腾汇聚,好似有一种向心力引领而来,一种万众一心的感觉油然而生。奔腾的骏马由远及近,由缓渐急,一浪一浪推向高潮。长卷中央的高潮部分,马的形体加大,姿态

昂扬向上,强劲有力,精神抖擞,令人振奋。加之涌动的祥云和翻飞的花草烘托,使高潮部分产生了激越人心的艺术效果。另外,在万马奔腾的基调上,点缀了春季欢快的小马驹、马与马之间的舐犊之情、相依相伴、亲昵互动、顾盼嬉戏以及河边饮水、休息等形式,充分展现了蒙古马的个性、灵性以及画面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生活气息。也使长卷在以动为主的基调上,动静相宜,虚实相济。

第三,与《万里绿色长城城图》相同,《万马奔腾图》也调动各种因素,精心营造了诗意图、浪漫的抒情气息。在表现蒙古马一往无前奋进精神的同时,给画面增添了一些文化涵泳的味道。如中间的一个段落,背景是克什克腾草原和阿斯哈图石林,画面中下部是奔腾的马群,一群大雁的列阵从画面左侧飞凌空中,构成了抒情浪漫、诗意盎然的境界。在画面的另一处,描绘了芦苇丛中惊醒的大雁。这些处理,使长卷在万马奔腾的主旋律下有了复调,有了叙事性、情节性和抒情性,在表现万马奔腾的气势与力量之美的同时,增加了画面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使画面既具有精神的强劲和力度,又具有情感的温度和厚度,更加动人和隽永。

《万里绿色长城图》和《万马奔腾图》的创作建立在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战略定位和殷切希望的基础上,主创团队牢牢把握这一核心,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形象与符号的丰富内涵,坚持主题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最终完成了两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的恢弘长卷,两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如一部辉煌史诗的上下部,前者从内蒙古雄浑多元的自然风光,辽阔壮美的生态景象,展现出内蒙古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坚定信念,彰显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后者描绘与表现了蒙古马精神,实则也是内蒙古各族儿女精神风采的象征。从本质上讲,两部长卷都是对人的伟力的礼赞,也是对祖国北疆蓬勃生命力的颂歌。

我相信,这个从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走出来的女孩儿苏尔格,手中流淌出来的音乐,不仅仅是一把马头琴的倾诉,是她在用心灵来感受这片土地,感受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声鸟鸣。

当她从阿爸的手中接过马头琴的时候,也接过了对于民族音乐的传承使命。从小就深受父亲熏陶的她,骨子里对于音乐的热爱,对于草原的热爱,从她的琴声里就可以感受得到。美丽的锡林郭勒,来自于大自然的信笺,她和它一样,等待着懂自己的人细细品鉴。

当我踏上锡林郭勒草原的时候,也踏上了苏尔格的记忆。说来也巧,干旱已久的锡林郭勒草原,突然就下起雨来,我们索性把伞扔掉,在草原上漫步。有山有水,有羊群还有牧羊人。我们既是旁观者,又深陷其中。细雨婆娑的7月,我们慢慢走入《游牧时光》这首曲子中。苏尔格是这片草原的儿女,她的草原就是一曲被缓缓拉动的时光,舒缓的旋律拽着我们走回童年,走回到我们心底最怀念的地方。羊群散漫地分布在草原或山脚,漫不经心地咀嚼着青草,像我们咀嚼着一首曲子。牧羊人骑着马,散散漫漫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瞥了我们一眼,想要说点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想说。我觉得我们此刻就像一个个音符,被时光这把巨大的琴弦缓缓拉动,爱或者恨都已经不再重要,能不能听懂彼此的语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享受着游牧时光,偌大草原,只听一听马头琴的召唤。

这不由得我想起了自己在牧场的日子。当我跟随着羊群游走在草场上的时候,其实也享受着这种游走时的快乐。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快乐很简单,享受流逝,享受自己被时光放牧的感觉。与那个约好要在那片土地上相守一生的人陪着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鸟鸣虫鸣以及牛羊的咩叫都成了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而当爱人离去,只留下自己在这里倾听生灵的合奏,如此刻,那个背对落日的美女乐手,让一曲弓弦去品味心间的快乐或者悲伤。游牧的时光里,我们都是被放牧的生灵,而那个放牧着我们的人,就是像苏尔格这样掌控着音乐的人。其实,被马头琴声放牧过的人,才是最懂这片草原的人。

苏尔格是一个好乐手,也是一个好牧人。

《我的草原》被她演绎得如诗如画,我知道每一个乐手心中的草原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可苏尔格却用她的琴弦来为你描绘她心中的草原,除了悠远,迷恋,你还能听到她琴声里的向往,向往草原之外是什么样的。然而,她就会告诉你,草原之外其实还是草原,草原之外,依然都是被时光放牧着的人们,他们爱或者被爱,爱或者爱着,他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血脉相承的曲子,一刻不曾停息。

我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被放牧的我;我的草原上,到处都是我放牧的音符,入心,也入骨。

在卓王府的乐器厂,我看到一把被工匠从木头以及玉石中变幻出来的马头琴。一个老匠人,一一指点它们被组装的过程。这些马头琴被摆在琴架上,接受一个老牧人的检阅,一匹匹马,等待着去草原上奔腾,游走。我们在苏尔格的琴声里可以听到一匹匹吃草的马、一匹匹奔腾的马,一匹匹回家的马。

画面缓缓拉开:一匹骏马那么大的草原,被缓缓牵出,你身体里的寂寞被点燃。山路是不是和琴弦那么长,故乡是不是和琴声那么远?她是不是还将一盏灯火熄灭,又点燃;她是不是将一整夜的黑都装进心窝子里,像马头琴声那样汹涌,去琴弓上游走。一声鸟鸣,一声篝火,一声又一声马蹄那么奔放的辽阔,一声袭入胸口,一声颤之软肋。而你不早就说好了,会在琴声最柔软的地方等我。

苏尔格,是一个能够读懂马头琴的美丽精灵。她的琴弓就是一件最趁手的利刃,一下就会戳中你的软肋。既温柔婉转,又汹涌,凶猛。

舒缓的《鸿雁》,一下子就让你做回主角。谁能听懂鸿雁的倾诉,谁就听懂了她的倾诉。她在用一个动词缝补天空,谁也无法说服一只老雁离群出走,把一生的思念排成一个省略号。那些从喉管里喊出来的,那些从琴弦上飞出来的,都是良药,反复医治它们翅膀划开的硬伤,落日被提走,一座山也被提走。入夜,你就会知道跋涉路上,彼此相见恨晚。用一根钢羽丈量光阴的气息,捎来几秋风,顺便捎来一封书信,尚未拆读,泪便流了下来。我愿意用一根羽毛,换你一根白发,用一根白发,牵着一队雁群回家。霜冷了,心累了,就和影子拥抱取暖。

她太厉害了,能让人反复倾听,也更能折磨人。直到她拉响《梦中的额吉》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心头的那扇门再也关不住了: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把初生的我们,总是放在她能够得到的地方;后来我才明白,炊烟飘得再高再远,也总是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我和这些草木庄稼一样,收藏了那么多阳光和雨水,就为等到有一天能全部还给大地。当柴火归于沉默,当黑夜一口吞下老屋,你手把手教会我那些鲜艳的词语。炊烟咬紧一片天空,木门咬紧一句句嘱托,听她一匹一匹数着被放牧多年的光阴,那些牛啊、羊啊、草啊,都是亲爱的。这一世的歌谣已肝肠寸断,让我卑微地爱,就让一座老屋见证。无论走多远,你身后拖着的一道炊烟,一辈子都甩不掉,像找回羔羊那样相认,像找回牛犊那样相认,像看见老屋上空升起来的炊烟,突然想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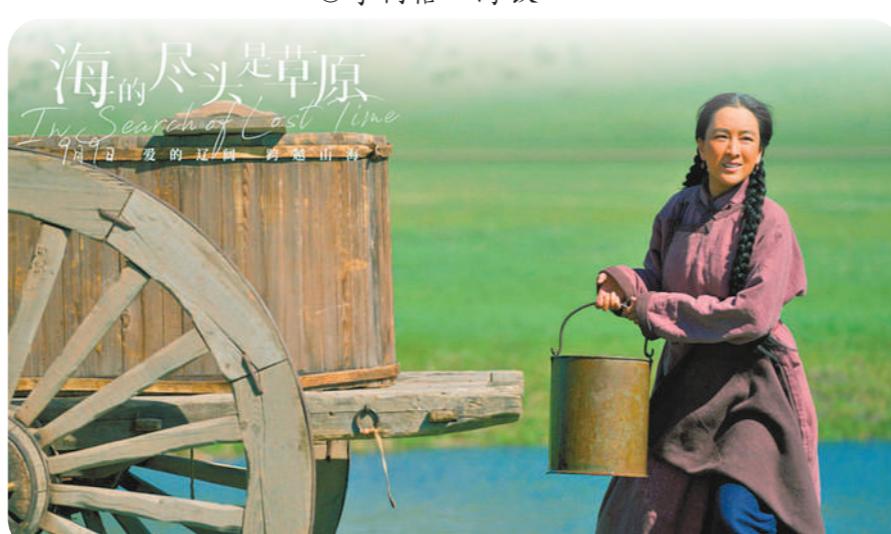
马头琴在苏尔格的手里,放牧着她的心曲与灵魂。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从“陈宝国”的眼神说起

—评故事片《海的尽头是草原》

◎ 李树榕 海钦



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尔冬升执导、陈宝国和马苏主演、在2022年中秋档上映的故事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在选取这一题材时,思想和艺术上能否有所突破,观众是非常期待的。

“陈宝国就是一个贯穿故事线索的工具型人物,戏份很少”,有的观众“剧透”。不会吧,我们想,从电视剧《大宅门》开始,陈宝国塑造的各类角色就备受观众青睐。这样一位艺术大家,怎么会在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故事的艺术片中出演一个“线性”的“工具人物”呢?看了两遍《海的尽头是草原》终于领悟了,当貌似“工具人物”实则不是“工具”的时候,主创人员设定这个人物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作品的“灵魂”即主题思想了。因而,陈宝国塑造的21世纪20年代初到草原寻找双胞胎妹妹杜思珩的老学者杜思瀚,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该片的“灵魂人物”!果然,通过对角色心理极为准确的把握和自然质朴又寓意隽永的表演,陈宝国不仅没有令观众失望,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令观众一次次走进杜思瀚(哥哥)的心灵深处。

因癌症,杜思瀚的一只眼睛视力下降,眼球罩着一层薄薄的黄色雾蒙,使其眼神总是带着几分迷茫、几分莫测,有时还带着几分失神。他手里一直牢牢地握着一架老式相机。他说,要把在草原上见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保留下来。观众不禁会想,老母亲已去世,照片给谁看呢?当得知妹妹已经“遇难”时,他决定把相机和所有胶片都留给草原上接待他的小伙子。

找回的色彩变化,把情节拉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自然灾害损毁了房屋,与在“保密单位”工作的爸爸又失去了联系,一家人的生存失去了保障。于是,妈妈不得不把一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当小小的思瀚窥知妈妈只会留下生病的孩子时,便在大暴雨的夜晚钻进了夜幕……他发高烧了,妹妹被母亲送走了。60年来,妈妈一直都陷在思念、自责和寻找而不得的痛苦中。

正因如此,向临终的母亲承诺一定要找到妹妹时,思瀚的眼神满含着对妈妈的抚慰和到草原寻亲的坚定。

愧疚,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自责的心态。一般的人都不愿意面对过错导致的结果,尤其

是恶果。但杜思瀚还是来找妹妹了,怀着焦虑不安、忐忑和猜测的心情。见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他的眼神急切中带着渴望,渴望中带着期盼。见到与妹妹一同来到草原的上海同伴,他的眼神闪耀着光泽,犹如希望即将实现。因为,他之所以放弃治疗的最佳机会,坚决要找到的不仅是妹妹,还要找回自己60年来亏欠的亲情。

相比之下,杜思珩的草原哥哥那木汗的所作所为,更加重了亲哥哥的愧疚和自责。那木汗是收养思珩的草原母亲萨日娜的独子,一个因病损伤了语言能力的孩子。因为草原人民无私的爱,使这位默默做事、从不用语言表达对妹妹的关爱、疼爱和喜爱的哥哥,成了妹妹的保护神。孰料10年过去,倔强异常的杜思珩还是要回上海。当她与同样来自上海的马正元悄悄逃离草原时却在迷路中陷入了流沙,

就在杜思珩即将回上海时,乡亲们把他领到了一座蒙古包前,他的眼神立刻充满了迷惑、无助、甚至哀伤,他知道,这里已经没有妹妹了。但当他被告知,蒙古包前年过花甲的女性“那木汗”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时,他一下“蒙”了,用傻傻的、呆呆的眼神望着身着蒙古袍、脸膛黑红的陌生

